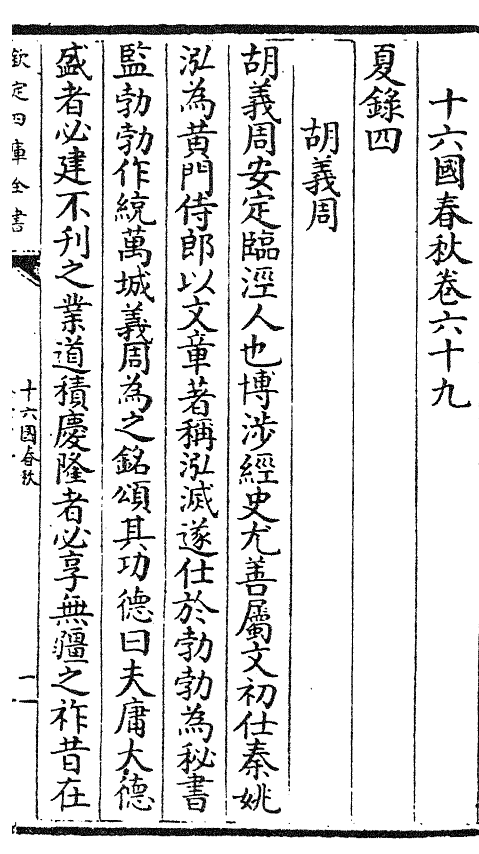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九

夏錄四

胡義周

胡義周安定臨涇人也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初仕秦姚泓為黄門侍郎以文章著稱泓滅遂仕於勃勃為秘書監勃勃作統萬城義周為之銘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刋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疆之祚昔在

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資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一作遂字）使金暉絕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緜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

張則東絙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岱晏然岱作代一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楚擬涇陽推隆周之鋒赫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鋭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升或作照英豪接踵若夕月之澄瀠汜澄或作登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

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燿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膺天縱之運仰協天休俯順時望龍昇北京則義風葢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於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當羣兇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偽秦以三世之資喪蒐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張一作彰於伐

叛文教與武功竝宣爼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曁乎七載而王猷允協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為獨守之形險絶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座而營露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岳峙華林靈沼崇臺

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閶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為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寳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棍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咢似翔鵬之矯翼二序既啓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

一御之位建温宫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隋珠綷以金鏡
雖曦望亙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
内無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為其名博辯者不能究
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
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
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
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宫有侐而頌聲是作況
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惟始咸秩百神

賔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
之管弦刋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
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
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
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
邁天輝北映靈祉蹐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
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
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内敷羣妖外夷化光

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包上壤地跨勝形庶民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如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閱飛軒雲垂溫室嵯峨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王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皆義周之辭也又有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其

子方回仕勃勃中書侍郎

王買德

王買德初仕秦姚興鎮北參軍勃勃剋貳城買德率衆來奔勃勃謂之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興先構國破家亾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思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晋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

漢皇聖畧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國猶固深願且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卽拜爲軍師中郎將後勃勃欲因西秦乞伏熾磐之喪議率衆討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今反伐喪難匹夫　猶耻爲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之豈所謂秉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聞此言乎其後劉裕滅秦姚泓遂據長安留子義眞守

之勃勃謂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鎮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天以關中賜陛下機不可失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北之衝要宜先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峽絶其水陸之道徐傳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

迎主師義眞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
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定也勃勃曰善遂以買德爲
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而自率衆攻拔長安義眞敗走
買德獲其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及司馬毛
修之勃勃遂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
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筭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
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拜都官尚書加冠
軍將軍封河陽侯

趙逸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時為黄門侍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馬從征勃勃難敗逸為勃勃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為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後仕于魏逸兄温字思恭

博學有高名仕姚泓天水太守泓敗没于氐王楊難當

韋玄

韋玄字祖思京兆人也隱居養志恬澹寡欲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姚興備禮致之見興不拜興亦重其志操厚為之禮劉裕辟為相國椽宋臺通直郎亦不就勃勃克長安遣使徵為太子庶子既至恭懼過禮欲以逭禍勃勃大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柰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為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

吾死之後汝輩㠯筆當置吾於何地耶遂殺之

張淵

張淵不知何處人明占候曉内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遂仕姚興父子為靈臺令泓滅入仕赫連勃勃復任淵為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徐辯俱見獲淵因觀星嘗作觀象賦其詞曰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覩紫宫之環周加帝座之獨標瞻華蓋之蔭藹何虚中之迢迢觀閣道之穹窿想

靈駕之雹飄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鑒璣衡南覿太微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虎賁執鈒於前階常陳屯聚于後闈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仰見造父爰及王良傅說登天而騎尾奚仲托精於津陽織女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舒光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相望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儲貳副天廷延三吏論道納言各有攸司將相論次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

之異左則天紀槍棓一作梧攝提大角二咸防舍七公理
獄庫婁烱烱以著明官騎騰驤而奮足天市建肆於房
心帝座磥落而電燭于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明堂
配帝靈臺老符丈人極陽而恍惚子孫嘒嘒於參隅天
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右則少微軒轅皇后
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內平秉
禮以伺邪天牢禁姦而察失于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
天津扶匡照曜麗琰珮珍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

而趨墳河鼓震雷以硠磕螣虵蟠縈而輪菌於是周華
高眄還旋辰極既覲鈎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漸臺可
升離宮可即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閑窈窕之色輦道
屈曲以徼燠附路立于雲閣之側其列星之表五車之
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江河
炳著于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神鼈曜甲于清泠龍魚
摛光以暎連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伎絲竹為帝
娛懽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倏煜而暉爛弧精引弓以

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其外則燕秦齊趙列國之名雷電霹靂雨落雲征陳車策駕于氐南天駟逞步於太清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內則尚書大理太乙天乙之宮柱下著術傳示無窮六甲候大帝之所頒內厨進御膳於皇躬天船横漢以普濟積水候形於其中陰陽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翼皇極而闡玄風愜愜太虚寥寥帝庭五座竝設爰集神靈乃命熒惑伺彼驕盈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于水衡金火時出以成

緯七宿臣衛而爲經暐暐曄曄其竝曜粲若三春之榮覩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歸邪繽紛飛流電舉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蛇乘龍則禍連周楚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于衛午乃有欽明光被塡逆水府洪波滔天功隆大禹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蓋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尋重玄之内難以熒燎覩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摛朗曾陽指麾

而曜靈為之廻駕嚴陵來遊而客氣著於乾象斯皆至
感動於神祇誠應效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
雖無聲言三光是知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
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陰精秉箕則大風暮鼓西
南入畢則滛雨滂沱譬如晉鐘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
螭若夫缺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廻運萬象俱流北斗
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
而過周爾乃凝神遠矚矖目八荒察之天象視之渺茫

狀若混元之未判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旁于是乎夜對山水棲心高鏡遠尋終古悠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加黄星之靡錯明虞舜之無競疇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翊聖欽管仲之察微見虗危而知命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壯漢祖之入秦竒五緯之聚映爾乃歷象旣周相侔岩際尋圖籍之所紀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于昏世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彗恒不見

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灾之虛設

誠膚主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堯無為猶觀象而況德

非乎先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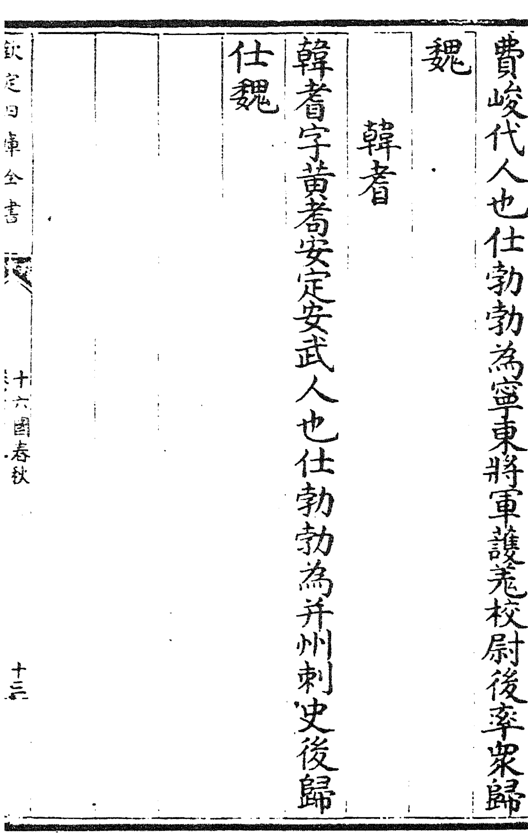
胡淵

胡淵安定臨涇人也仕勃勃給事黄門侍郎父畧仕秦

姚興勃海公逵平北諮議条軍魏平統萬淵以降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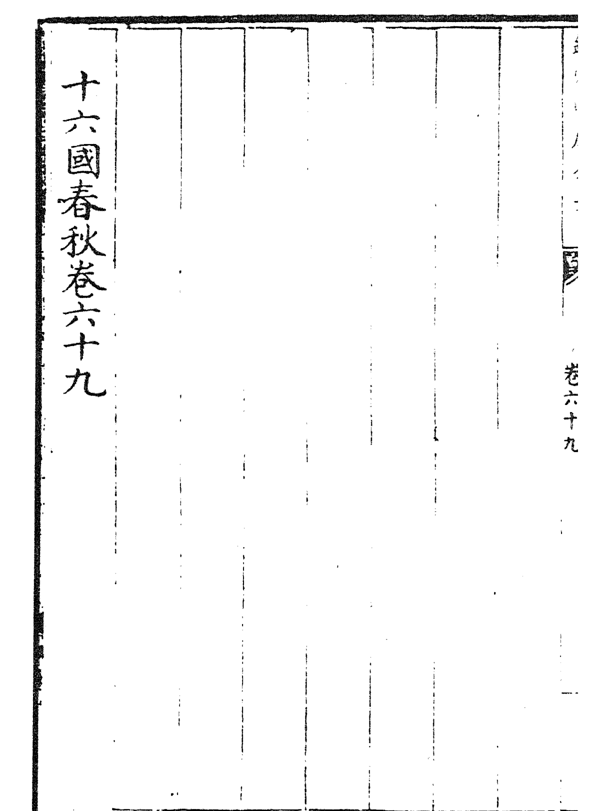
功賜爵武始侯後拜為河州刺史

費峻


費峻代人也仕勃勃為寧東將軍護羌校尉後率衆歸魏

韓耆

韓耆字黄耇安定安武人也仕勃勃為并州刺史後歸仕魏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

前凉録一

張軌

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著聞祖烈魏外黄令父温爲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有器量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字士安友善隱於宜陽女几山太始初受叔父錫官

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重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以聽注易遣之太康中為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晋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賔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投筴大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横軌到官即

討破之斬首萬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拔賢才
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爲股肱謀主置崇文祭酒位視
別駕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春秋行鄉射
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
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
乎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
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馬忠赴屍號哭嘔血而
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

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封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冦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能大振惠帝西略軌遣使貢其方物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户

光熙元年冬十一月惠帝崩軌遣長史北宫純司馬張纂别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漢末

博士燉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舘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又有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闕洛傾陷凉土獨全至是張氏遂霸河西今之甘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胥言於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

則桓公恥之軌從馬遣中督護汜瑗帥衆二萬討稚先遺稚書曰令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乃詣軍門降遣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馬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劒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劒矣

永嘉二年夏五月王彌帥衆寇洛陽軌遣督護北宫純張纂馬魴隂濬等帥州軍入衛京師純等募勇士千餘人突陳擊彌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京師爲之歌曰凉州大馬横行天下凉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

永嘉三年冬十月辛酉北宫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攻漢壁斬淵征虜將軍呼延顥

永嘉四年冬十一月黄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

十餘丈張掖臨松山後魏太和中置臨松郡故城在此山下有石如張掖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又蘭池送玄石大如丸破之中有必字青點白文書之又姑臧送玄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嘉麥一莖九穗生於姑臧於時天下旣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獨軌遣使貢獻歳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

永嘉五年軌患風疾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別駕麴

晁欲專威福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司馬模稱軌廢疾不堪視事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凉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土汝何德以代之也龕乃止隴西内史晋昌張越凉州大族讖言張氏霸凉自以才力應之志在凉州遂託疾歸河西陰圖代軌乃與兄酒泉太守張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圖爲輔車之勢密遣使詣京師鎮祛等上疏更請刺史未報先移檄廢軌以軍司馬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令曰

吾在州八年不能靖綏區域又值中州喪亂秦隴倒懸加以疾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輙遂不圖諸人横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脱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投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㩳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頼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坐成其志也軌黙然融等遂出戒嚴武威太守張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

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遣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爲劉陶守關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會軌子寔來自京師遂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河西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河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

萬之軍已臨近境惟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寔南討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疏以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陰澹率數十人馳詣長安皆割耳於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司馬模表請停瑜會張坦至自京師亦上表留軌朝廷優詔勞軌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帥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張越奔鄴別遣從事田迥王豐帥騎八百自

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麹晁拒之戰於黄阪寔詭道出浩亹戰於破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狥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良者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疋毯布

三萬疋冬十一月帝遣使者進拜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寔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一作王彌遂逼洛陽遷帝於平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師及京都陷斐等皆歿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乃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

遂興罕唐左南等縣以居之

永嘉六年春三月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翼戴晉室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會聞秦王司馬業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搆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欵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

騎二萬徑趨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將寔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璵帥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秋九月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位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固辭不受金城太守胡勗叛遣督護宋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勗請降軌宥之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絕使命寔與宋配等擊破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

等刼前福禄令麴恪為主執太守趙纂東應裴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復與苞戰於陝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枹罕令嚴羌妾産一龍一鷲鷲尋飛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經宿還立故處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邱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勵殊勲天下崩亂皇輿幸遷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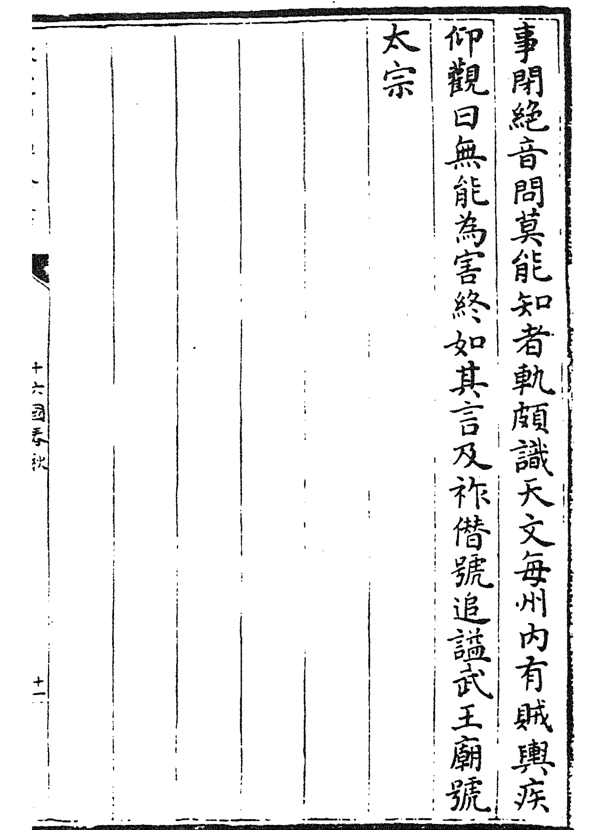
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絶其根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絶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

建興元年夏四月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詔軌曰朕以寡昧纂承大統未能梟除凶逆奉迎梓宫枕戈含冤肝心碎裂惟爾凉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汧隴便當協力濟難恢復神州故遣中常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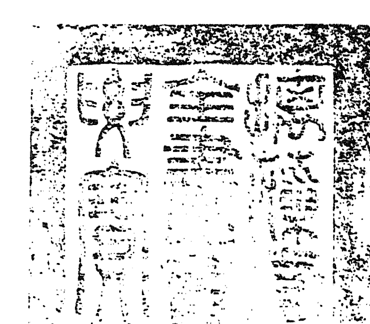
藏馬拜爾為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

平郡公軌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一作治)中河西荒廢不用錢幣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從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西胡致金胡餅皆拂菻作奇狀前趙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

建興二年春二月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朝廷以軌年老多病拜子寔為撫軍大將軍副凉州刺史夏五月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為世子己丑薨於正寢年六十在位十三年撰易義十卷葬昭陵册贈侍中太尉賜謚曰武穆私謚武公初軌風病積年二子代行州


事閉絶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天文每州内有賊興疾
仰觀曰無能為害終如其言及祚僭號追諡武王廟號
太宗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



覆校官編修臣張東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謄録監生臣任
謄録舉人臣董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四

一至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一

前涼録二

張寔

張寔一作宴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問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禄縣侯

建興二年夏五月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嗣攝父位冬十月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畿義兵銳卒萬里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惟爾儁勁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宏先緒俾屏王室

建興三年冬十月蘭池長趙嬰一作奭上言軍士張冰於

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行璽羣

僚上慶稱德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孤常忿袁本初擬

肘諸君何忽有此言遣使送於京師

建興四年春二月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

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以來饑旱頻仍殆由庶事有闕

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令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

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

曹佐髙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

朝置諫官以匡佐大理凝承輔弼以補鈌拾遺今事無巨細盡决獨慮與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鈌則下無分謗羣僚畏威面從而已如此悪專歸於上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聡明開納羣言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懐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瓘位三等賜帛四十疋冬十一月劉曜攻逼長安寔遂遣督護王該等率歩騎五千人入援京師并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帝嘉之

拜都督陜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是年分金城之令居楊枝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

建武元年春正月寔猶稱建興五年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將降於劉曜前一日使淑等齎詔於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兹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

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聰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
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虚
深寇刼質羌胡攻没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
逼京城矢流宫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塹十
里外救不至粮盡人窮遂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
君世篤忠貞勲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馮賴令進君大
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
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

位君其恊賛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君其勉之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以天子蒙塵譙（一作沖）讓不拜寔叔父肅時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聞京師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年老弗許及聞京師陷没乃悲憤而卒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率步騎一萬東

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親焉能服物令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孤耳也復遺相國南陽王司馬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騰一作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勅騰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騰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

爲忠不逹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次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粮盡矢竭璞殺駕車牛以饗士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吾令乎曰諾乃鼔譟進戰會撫戎將軍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焦崧陳安舉兵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惟凉州獨全先是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

涼州倚柱觀一作看至是謠言驗矣

太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於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督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凶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莫大之恥而急欲自尊天不受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暱藩先帝憑屬宜

表稱聖德勸即尊位一作號 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寔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比至元帝已即位於建康改年太興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六年是歲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太興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户陳安叛保自稱秦州刺史氐羌多應之保

窘廹遂去上邽與别將張春遷南安祈山寔遣將軍韓璞率步騎五千赴援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為安所敗遣使詣寔乞師寔復遣威遠將軍宋毅赴之安乃退

太興三年春正月晉王保為劉曜所逼遷於桑城張春謀奉保將奔於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將軍陰鑒一作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鑒未至而保遇害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衆

强轉爲驕恣時祈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昌覆下川忽如見掩坂上草木存焉寔寢見所住屋梁間有人像而無頭久之乃滅寔甚惡之先是謠曰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夏六月京兆人劉弘挾左道客居凉州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千有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一作沙牙門趙卬等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凉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

茂潛知其謀請誅弘等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不知以其夜懷刃而入斬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寔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私謚昭公晉元帝冊贈大司馬涼州牧賜謚曰元公及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

張茂

張茂字成遜寔同母弟也虚靖好學不以世利營心建

興元年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為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徴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牧皆不受

太興三年夏六月寔既被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幼冲宜立長君乃推茂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凉州諸軍事護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乃誅閻涉趙卬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境

內秋九月立寔子駿為世子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
公
太興四年春二月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
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
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為妖妄請殺之茂曰
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諫我何謂妖乎太府主
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
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紛一作奢於往每所經

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又分武興金城西平安固爲定州

太寧元年秋劉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咸一作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沸河動地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曜揚聲

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河西大震叅軍馬岌勸茂親出拒之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遠識且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共觀明公此舉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問於叅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師握三秦之鋭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

尅南安席捲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
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闗東離二内患未除兵士
雖多精卒寡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安能舍心腹之
疾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争衡河西耶若二旬不
退珍請率敝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大恱以珍為平虜
将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
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尅
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将軍尋遣使稱藩於曜獻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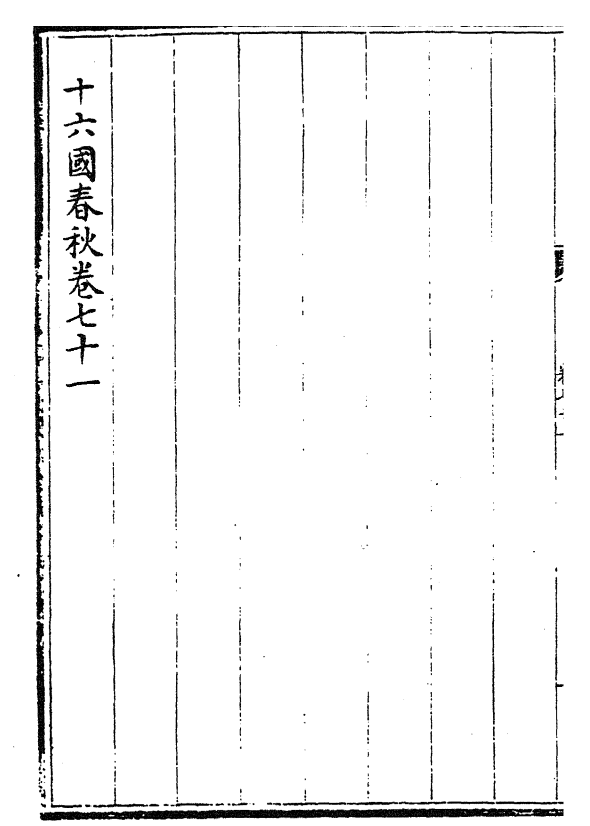
牛羊珍寶不可勝計曜遣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大司馬涼州牧西域大都護護羌校尉封涼王加九錫之禮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别駕吳紹諫曰伏惟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齟齬必有乘人之規將

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
工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公哉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
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
豈不欲全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
勇無所復施今國家未靖不可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
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以對遂卒為之茂雅有志操能
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一作模）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摹
兄弟遂謀害茂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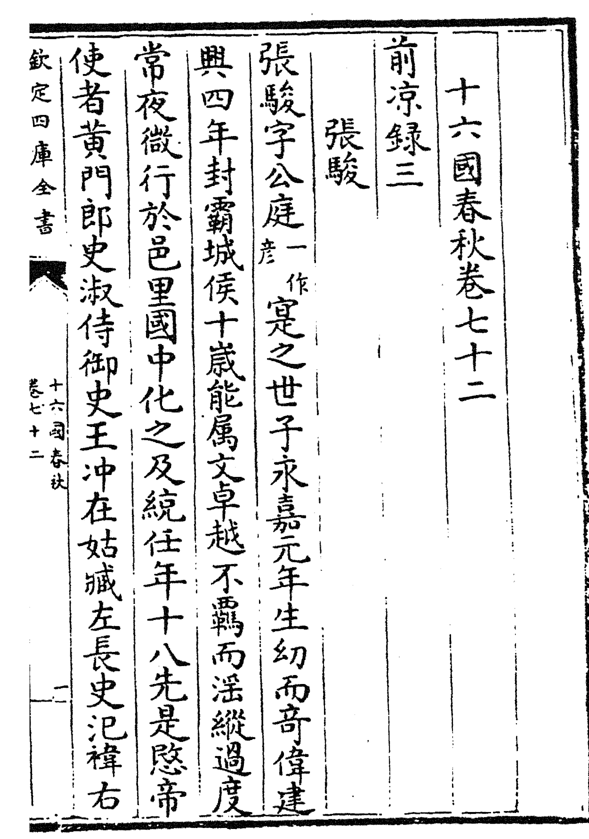
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著涼域茂嘗謂馬岌曰劉曜自古可方誰等輩也岌曰曹孟德之流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易不同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討不庭曜一[illegible]人卒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名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優歟茂曰天生胡以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太寧二年春正月黄霧四塞夏五月甲申茂寢疾臨終

執世子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臣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因下令曰吾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氣絶之日當以白㡊入棺勿以朝服殮以彰吾志是日薨時年四十八在位五年劉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成烈王及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一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二

前涼録三

張駿

張駿字公庭（一作彥）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

長史馬謨等諷淑冲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領
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內置前後左右四率
官繕南宮劉曜又遣使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冬
十二月涼州別將隴西辛晏阻兵於枹罕不服駿讌羣
臣於閑豫堂遣武威太守竇濤等率兵討之從事劉慶
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
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
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

曹公綏表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恥也駿納之乃止駿遣參軍王隲聘於趙劉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名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凉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冊府元龜作此凉州髙士使乎得人矣乃厚其禮而遣之

太寧三年春正月駿猶稱建興十二年親耕籍田二月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有黄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左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絶宜因龍興改號以章休徵駿不從辛晏以枹罕來降拜爲護軍復有河南之地

咸和元年冬十二月駿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二千餘户於姑臧復遣使修好於

成主李雄

咸和二年夏五月驗聞劉曜為後趙石勒所敗乃去曜官爵復稱晉大將軍京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將軍韓璞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子南陽王劉胤率步騎四萬迎擊屯於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七月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

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輕動輕動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劉曜與石勒相攻肖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乃與肖夾洮相持積七十餘日軍糧竭之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劉肖聞之大悦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我羌胡皆叛不為之用吾糧廪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粮此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疋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

汝智力士衆咸奮於是使冠軍將軍呼延那鷄率親御

郎三千絶其運路肖自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

遂潛逼璞營璞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

孤之罪一作過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肖乘勝追奔濟河攻

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

禦之金城太守張閬枹罕護軍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肖

遂失河南之地

咸和三年秋九月雨水大赦境内會劉曜東討石勒長

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其子胤猶守長安險阻路遥為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拒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饉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耶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一作毗）聞曜為石勒所擒大

懼與南陽王肖等率衆奔上邽諸征鎮皆委城奔潰

咸和五年夏五月駿因曜之亡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石勒分境六月勒稱天王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凉州牧加五（一作九）錫之命駿恥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復有河南之地秋休屠王羌叛趙來奔趙河東王石生擊破之駿大懼遣孟毅還使長史馬

詵稱臣於勒兼貢方物時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真載記作貞為真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公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軻没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伯法律犯死罪朞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内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

富是年駿夢一人眉髮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駿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以為祈連令

咸和六年春正月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鐘鼓之聲又有石隕于破胡燋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烟首如赤飆一作熒

駿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以償之

咸和七年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稱之為王羣僚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綂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鈌然哉臣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為安

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重華為世子

咸和八年冬十二月駿初遣叅軍傅頴假道於蜀通表

京師李雄弗許至是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

以假道雄大悦淳因雄之有憾於南氏楊初也因說雄

曰南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幷

勢席捲三秦東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

返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

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

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使盜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於建康者誠以陛下嘉尚忠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之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

放還河右耳雄司隷校尉宣（一作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先往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本亦不來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憚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乃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娱一

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未能雪天人之大恥鮮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曩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娱耶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厚為之禮而遣之淳至龍鶴募兵通表卒致命於建康朝廷嘉之㓜建興中燉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敢進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

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撫慰涼州時連有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猶稱建興二十一年而不奉正朔

咸和九年春三月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駿為大將

軍都督陜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往來不絶駿譏羣臣於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黄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親犯令即法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惟上行制無髙下且微黄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也即於坐擢為燉煌太守是年天雨五穀于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祊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屬天下之

亂所在征伐軍旅之事無歲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謀多所延納號稱賢君

咸康元年夏四月寧戎校尉張瓘敗趙將王擢於三交城駿遣西胡校尉沙州刺史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玆鄯善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焉耆國國王龍熙拒戰於賁崙城為植所敗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

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衆四萬人肉袒詣宣降於是西域諸國及前部于窴王並遣使詣姑臧奉貢冬十二月鄯善王元禮一作孟獻女珠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是年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州廣州晉書地理志作須武合十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分

金城興晉武始南安末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為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燉煌晉昌髙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將軍假凉王督攝三州事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讌光殿於其中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珍極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一作正德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元武黒殿冬三月居之章

服器物皆依方色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士馬强盛雖稱臣於晉不行中朝正朔舞八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王者置百官官號府寺皆擬天朝而微異其名始設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僚莫不稱臣又有閑豫堂前有閑豫池池中有五龍畫日見彩移時乃滅水通變色遂鑄銅龍於其上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

咸康二年夏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僚極言得失境内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収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鮮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

咸康三年駿遣參軍麴護等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吴（一作湖）寂蔑餘波莫及雖

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秦雍凉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資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季期之命皆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

更思背誕鉛刀有千將之志螢燈希日月之光是以臣
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
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
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
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
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
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滿百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

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石虎所獲不達京師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言陳寓等冐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為縣令

咸康四年

咸康五年冬十月駿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咸康六年命西曹椽集閤内外事付索綏以著凉春秋駿復遣别駕馬詵入貢於趙表辭蹇傲趙王虎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切諫止之

咸康七年駿依薤露行曰在晉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無良臣奸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綱喪典刑愚猾竊神器牝鷄又晨鳴哲婦逞幽虐宗祀一朝傾儲君縊新昌帝執金墉城禍釁萌宫掖胡馬動北垧三方風塵起玁狁竊上京義士扼素腕感慨懷憤盈誓心蕩衆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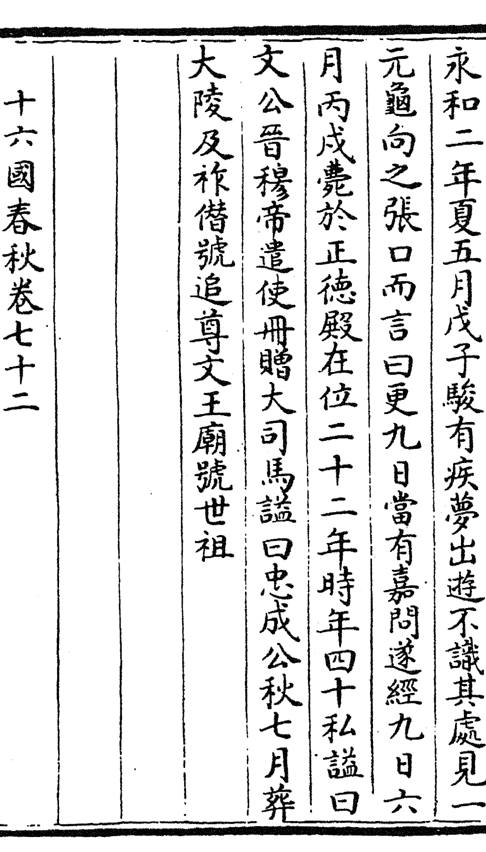
積誠徹昊靈又作東門行曰勾芒遇春正衡紀運玉瓊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雲蔭八極甘雨潤四坰昊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布原野百卉敷時榮鳩鵲與鶖黃間關相和鳴蒹萍覆靈沼香花揚芳塵春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有終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逝者節變動中情

咸康八年春正月駿遣其將和驎謝艾討南羌于闐大破之

建元元年駿田於建西确石縣秋九月改确石縣為金澤縣置狄道縣分屬涼州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

建元二年秋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有怪夜室如晝曉起視西北間有光明照地武威姑臧人有白興者以女為妾其妻妬之興怒以妻為婢為女給使郡縣以聞駿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為怪乎乃於姑臧市轘而殺之是月沉陰昏暝霧霾四塞

永和元年冬十月駿復遣兵伐馬耆降之



永和二年夏五月戊子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元龜向之張口而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正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晉穆帝遣使冊贈大司馬謚曰忠成公秋七月葬大陵及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二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三

前涼録四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一作太林）駿之第二子也寛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晉永和二年夏六月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内建元永樂尊嫡母嚴氏為太

王太后居永訓宫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永壽宫輕賦歛除關税省園囿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等徙七千餘户於雍州虎又遣梁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進軍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縣令燉煌車濟守節不屈伏劒而死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遺書誘致宛戍都尉宋矩矩乃自刎涼州振動重華悉發境内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兵恒

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欲以時日獘之復遣宋輯為之後繼濟河次於金墉將決大戰乃有黑虹下於營中懼而遁歸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強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係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刼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葢

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乃名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拜艾為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一作七千）使擊之艾進與秋戰大破之斬秋將綦母安等俘斬萬五千級秋七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於西

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

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

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令王統承大

位百揆維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

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

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

從之

永和三年夏四月麻秋進攻枹罕晉昌一作陽太守郎坦

以城大難守欲奔外城武威一作城太守張愔曰棄外城則衆心動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據從愔言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雹一作拋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雹車穿地應之殺傷秋衆數萬石虎復遣別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據督宋脩張弘辛𢪉郭普等拒之短兵接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據斬李嘉以狥燒其攻具秋

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足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鋭殆天所贊非人力也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眞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復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秋以三萬衆來拒事

具艾傳艾遣別將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趙軍乃退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夏五月秋與石寧復率衆十二萬據枹罕進屯河南遣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越洪池嶺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振重華議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以為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

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策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拒之别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城秋七月石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來擊遂城長最艾軍進次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艾還討叛虜斯國一作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

八百户獲牛羊十餘萬頭麻秋又襲擊重華將張瑁瑁敗失軍三千餘人枹罕護軍李逵帥衆七千奔降於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之冬十月乙丑康獻皇后詔遣侍御史俞歸至凉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凉州刺史護羌校尉假節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方謀為凉王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僚共上重華為丞相凉王領雍秦凉三州牧使所親信人沈猛私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今曽不如鮮卑何

也臺加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吾子失言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過公漢髙一時分王異姓尋皆誅滅葢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葢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伐之聖上以貴公忠賢

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寵榮極矣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何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勲絶世者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便為王設貴公率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返洛陽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乎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乃止永和四年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業當昇平之會荷當今之重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幾開延英乂夙夜乾乾

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奕棋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略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憂懼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胆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用一作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彌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覲化重華覽

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是年天竺國重譯來貢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曇銅鼓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

永和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復上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從事（一作徵士）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蓆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

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廪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豈可輕有虛耗以與無功之人乎昔世祖即位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沉寃困於囹圄殆非明王之事也臣竊未安重華善之

永和六年春二月重華讌羣僚於閑豫堂講論經義

永和七年冬十二月石虎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為

秦苻雄所破率衆來奔重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永和八年春二月重華遣將軍張弘宋脩(一作宗悠)等率步騎萬五千會王擢伐秦秦苻健遣衛將軍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没軍士三千餘虜張弘宋脩等王擢棄秦州單騎奔還姑臧重華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吊問其家夏五月重華復遣王擢率衆二萬伐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秦將苻碩戰敗奔長安重

華因遣使上疏請伐秦曰李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帥步騎七萬遥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勢山東騷擾不足盾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秋七月康獻皇后詔進重華為涼州牧

永和九年秋九月重華欲誅西河相張祚廐馬四十疋

其夜悉無後尾冬十月無雲而雷聲皆東南引日暴出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十一月己未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册拜子靈耀一作耀靈為世子大赦境内殊死已下丁夘薨於平章殿年二十四載記作二十七在位八年載記作十一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及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闕祖穆帝賜謚曰敬烈

張靈耀

張靈耀字元舒重華子也年纔十歲立為世子嗣事稱

大司馬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涼州牧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性傾巧善承內外祚與重華寵臣右長史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張據及謝艾上言權幸用事公室將危宜盡逐長等重華不納及疾甚手令徵艾長等秘而不宣重華旣卒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長等建議以為時難未夷宜立長君靈耀冲幼請立長寧侯祚祚先烝重華母馬氏乃密說馬氏遂從長議

廢靈耀為寧涼侯而立祚尋為宋混等所攻乃使楊秋胡將靈耀於東宛拉其腰而殺之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張祚字太伯小字纍斯駿之庶長子也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耀嗣及靈耀見害祚遂自立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為淫虐通重華妃裴

氏自閤内媵妾及駿重華子女未嫁無不淫亂國人士相視以目咸賦牆茨之詩

永和十年春正月祚從趙長尉緝等議僭即王位於謙光殿（載記作帝位）立宗廟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絶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沖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中原喪亂華夷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

依歸神祇岳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衆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兹更始乃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大赦殊死已下賜鰥寡穀帛加文武爵各一級以酒泉太守謝艾殺之追尊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桓王立妻辛氏為王后又立妻吐干氏為王后子大和為太子弟天錫為長寧王子庭堅為建康王重華少子玄

靚一作元靖又作天靚為涼武侯改燉煌郡為商州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黑氣一作風晝闇災異屢見而祚滛虐愈甚尚書馬岌以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自我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守節不二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

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繫大涼義兵所以千里嚮赴者以陛下能奉晉室故也今既自專大髙競則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衡生負乘致䆺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别将和昊伐驪靬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冬十月晉太尉桓温入闗秦州刺史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温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且慮擢之反噬乃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信人刺擢事竟不克祚益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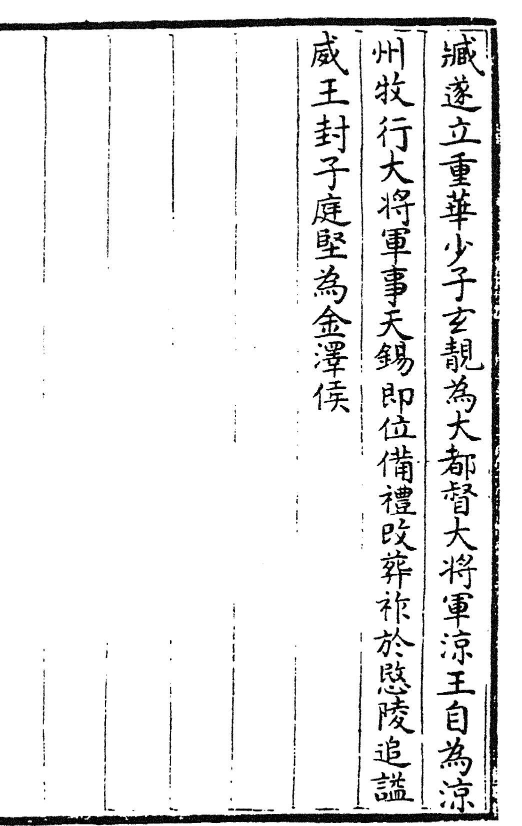
遂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温還而止更遣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衆奔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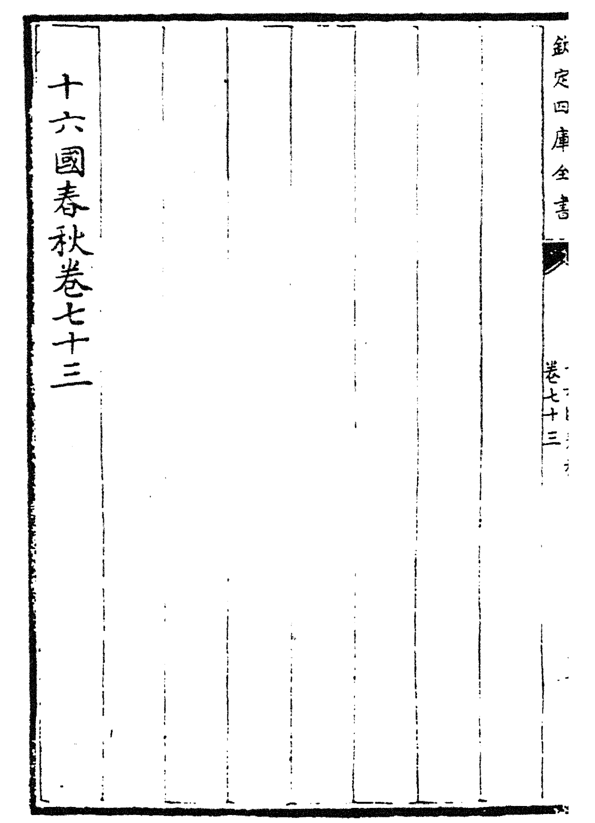
永和十一年即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國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時鎮枹罕士衆强盛祚猜忌之遣别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

龒之又廣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鸞為妖言沮衆斬之以狥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内必矣祚族滅之有神降於元武殿自稱元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凶暴彌甚上下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兵玲等

濟河未畢又為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兵攝之祚衆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以俟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遂以應瓘還向姑臧九月次於武始大澤混等為靈耀發哀閏月進至姑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祚登神雀觀琚嵩殺祚守門卒死

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納混等領軍將軍趙長開宫門應之長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謙光殿拜靈耀庶弟玄靚為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鬬者長奮槊刺祚中頬祚奔入萬秋閤為厨士徐黒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内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瓘入姑


臧遂立重華少子玄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為涼州牧行大將軍事天錫即位備禮改葬祚於愍陵追謚威王封子庭堅為金澤侯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三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四

前涼録五

張玄靚 一作元靖

張玄靚字玄安重華之少子母郭夫人所生也祚既被殺宋混張琚等上玄靚為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始年七歲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大赦境內及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使持節大都督

大將軍涼王自為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以宋混為尚書僕射改易僚屬隴西李儼據郡不受瓘命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歸之玄靚遣將軍牛霸率衆討之未至而西平衛綝亦據郡叛霸衆大潰單騎奔還瓘欲先誅綝以兄珪在綝中為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

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璀綝將從之璀遣弟琚領大衆擊綝敗之西平田旋復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璀起兵以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絶其西不出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璀遣司馬張姚王國將兵二千人擊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至姑臧自是璀兄弟强盛負其勲力有簒奪之謀矣

永和十二年春二月秦征西大將軍晉王苻栁遣參軍閻負梁殊使凉以書說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璀見之曰

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隣藩雖山河阻絶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璀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庶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凉之先王北面二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凉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禄乎璀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

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汙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

包葱嶺東距大河戍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
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
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强財富有囊括關中席捲川海之
志先帝戎旗西指氷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
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
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兹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
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
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

秦秦因玄覩所稱官爵而授之右將軍宋熈請取天𪓰
觀壊以為宅玄覩不許
升平元年夏五月東宛大冢上忽有地陷為澤地燃廣
袤數丈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水深四尺執法御史
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族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涼州牧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
罰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之瓘愎惡不改
升平三年輔國將軍宋混賦性忠鯁瓘憚而惡之欲殺

混及其弟澄因廢玄靚而自立徵兵數萬集於姑臧混
知之與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
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令誅之俄而衆至二
千瓘帥衆出戰混擊敗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
混擒之衆悉散去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入見
玄靚遂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酒泉郡侯假節代瓘輔政混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
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

懼乎臚曰臚受瓘恩比時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是年六月大雨震雷晦冥平地水深六尺宮中四尺

升平四年夏四月驃騎大將軍宋混卒以其弟澄為領軍將軍輔政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攻澄殺之遂滅其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

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為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

不尅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餘人返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户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他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玄靚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

既克邕專掌朝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

隆和元年春正月晉詔以玄靚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復改南州為祁連郡

興寧元年秋八月駿妻馬氏卒玄靚以生母郭夫人為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踈宗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被殺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一作濟南等議以玄靚幼沖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勸天錫

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率兵入禁門潛弑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沖王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玄靚死國人立之謁於太廟尊嫡母嚴氏為太王太后生母劉氏為王后時年十八自號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

州牧西平公涼王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
歸還京師
興寧二年春二月詔以天錫為大都督大將軍督隴右
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夏六月秦遣
大鴻臚回國拜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興寧三年春正月天錫驕恣淫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
幸褻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中郎
張慮輿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少府長史紀錫上

疏諍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騄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勿休人旣勞竭役之無巳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天錫亦不從太和元年冬十月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絶於秦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淸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

克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通之庶無遺漏矣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天錫十二月羌斂康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叛秦就儼

太和二年春三月天錫帥諸軍攻儼使别駕楊遹為監前鋒軍事前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天錫自將三萬人次倉松夏四月天錫進攻儼大夏武始二郡皆下之常據敗儼兵于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

兄子純謝罪於秦且求救於秦秦遣王猛及楊安王撫
郃羌等帥步騎二萬救儼猛使郃羌追歛岐王撫守侯
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遹逆戰於
枹罕東遹大敗殺士卒七千餘級猛遂與天錫相持於
城下因遺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
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
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
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討叛不來與秦戰遂引

兵歸

太和三年天錫别置臨松郡

太和四年春立子大懷為世子是時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素服避正殿引咎責罪

太和五年晉復遣使拜天錫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元年時天錫之八年也火燃於地中三十餘所而

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夏四月秦王猛破天錫于枹罕獲燉煌隂據及甲士五千人苻堅乃遣據率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閻負梁殊送之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絶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

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稱藩於秦秦遣使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凉州牧西平公

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先是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徵燉煌處士郭瑀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理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

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葢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之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録千餘人天錫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懐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得獨立道由人弘故也况

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儒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髪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

寧康元年春正月天錫以世子大懷為使持節鎮西將

軍高昌郡公更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為世子以焦氏
為左夫人秋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地動樓崩八
月天錫寢疾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冬十月天錫疾瘳
大赦境内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寧康二年秋七月初安定梁景燉煌趙肅並以門冑總
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
張氏又改其子以為已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為字故名
景子曰大奕肅子曰大城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憤

從弟從事中郎張憲輿櫬切諫不納

寧康三年苻堅強盛每有兼并之志屢來攻之兵無寧歲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乃立壇於姑臧刑三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於大司馬桓温期以明年夏誓同大舉都會上邽乃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器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

盧後耶慱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慱曰明公脫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為刁也闔坐歎服

太元元年夏五月天錫在位十三年秦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熈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又命秦州刺史苟

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為萇後繼秋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議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以愛子為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孫仲謀屈伸之法也衆以仂為老怯咸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於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外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據知其不捷也天錫

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攘袂大言曰吾計决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負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之八月梁熈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

濟帥衆降甲申苟長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拔纒縮城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安西將軍燉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為國家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常據亦欲先擊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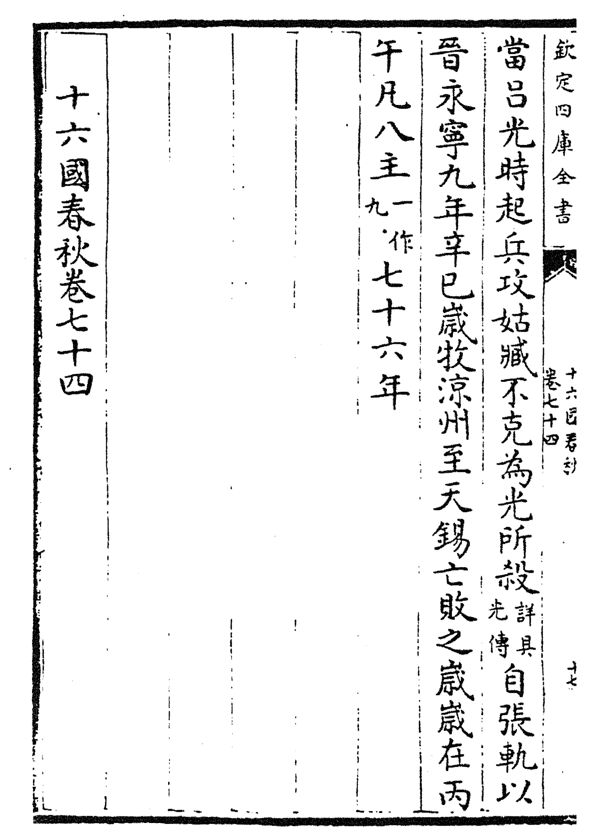
萇須天錫命故止姚萇率甲士三千為前鋒馬建帥萬人拒戰大敗迎降餘衆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復遣司兵趙充哲中衛將軍史景等帥勁勇五萬與萇戰於赤岸復為秦兵所破充哲戰死景亦没於陣時有風昏闇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中又叛天錫窘逼乃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納左長史馬芮之言素車白馬靣縛輿櫬降於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苻堅以

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户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侍中比部尚書還右僕射初秦兵將征天錫先為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先是駿初立時涼州謡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羖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又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又夢一緑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錫床上避匝乃墮地後

苟萇來破姑臧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旬日而國亡又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物也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又天水太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蘇云見涼州謙光殿中皆生白瓜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小字白瓜其後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從堅至壽陽一作壽春堅軍敗績乃於陣南奔建康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左員外散騎常侍又詔曰故太

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錢拜金紫光禄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雖遐方殊數亦邁人之傑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江渚司馬著作未詳姓氏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心甚侮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珣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証據乃遂

訝服及歸朝後甚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之然甚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於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為美（一作可貴）對曰桑椹甘香鵄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元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謚悼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



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不克為光所殺詳具光傳自張軌以晉永寧九年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午凡八主一作九七十六年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四

謹案卷六十七第五頁前四行吾且羸師以誘之

刋本羸訛羸今改

第八頁前六行清等攻拔之刋本拔訛扳今改

卷六十九第四頁前七行閟宫有侐刋本侐訛恤

據詩經改

卷七十一第六頁前一行則欲競之心息刋本競

訛兢今改

卷七十二第七頁後一行必能慭寡君勤王之志

刋本勤訛勒今改

第八頁後三行故萬里翼戴刋本戴訛載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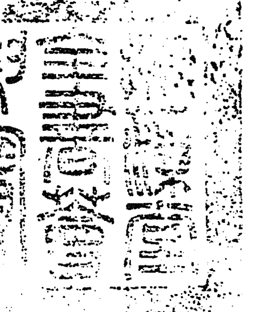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一行乞為鄉導刋本鄉訛卿今改

卷七十三第三頁前一行恒壁於廣武刋本壁訛辟今改

第六頁後八行宜躬視萬幾刋本幾訛機今改

第七頁後二行筳篌刋本篌訛篌今改

第八頁前二行倉廩虛竭刋本竭訛渴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